

吳敢書

張竹坡與金瓶梅

王養正



张竹坡与金瓶梅

吴 敢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张竹坡与《金瓶梅》

吴 敢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市富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7 3/8 插页3 字数161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 000

ISBN 7-5306-0032-X/I · 32 定价: 1.75元

序

DC59/12

前年，我和吴敢同志应吉林文史出版社之约，在长春讨论《金瓶梅词典》的编纂体例时，他嘱我为其大著《张竹坡与金瓶梅》写一篇序；去年，第二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徐州召开，我们又得以相聚，旧话重题。我迟迟不敢应命。一来，按时下之风气，作序者多是专家名流，自知才疏学浅，不是合适的人选；再则，我虽然在二十多年以前，就注意到张竹坡，也翻检了一点有关他的材料，但没有吴敢同志研究得这么深，现在让我谈论张竹坡，似乎没有这个发言权。开始只好一再推辞，不久也就冷却了。不料，负责出版此书的百花文艺出版社来信令我写这篇序，并说即将付梓，真是欲罢不能，拖又不成，我只好硬着头皮，尊敬不如从命了。

张竹坡因批评《金瓶梅》得名。然而，长期以来，对张竹坡其人，研究者所掌握的材料，不外乎刘廷玑《在园杂志》里的一条简短记载，竹坡为张潮《幽梦影》所写的几则评语。此外，对他的家世、生平、交游，可以说一无所知，一片空白。真正称得上研究张竹坡，那也是近几年的事。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学系教授戴维·T·罗伊 (David Tod Roy) 撰写的《张竹坡评〈金瓶梅〉》，是较早发表的一篇。即便这篇专文，也把张竹坡说成是张潮的同父异母兄的儿子。国内发表的

文章，包括我自己写的在内，一涉竹坡家世、生平，或语焉不详，或辗转推测，多有失误，就连竹坡是他的名，还是字或号都说不清楚，盖皆因无真凭实据所致。《金瓶梅》的作者，已是几个世纪以来难解的谜，而为《金瓶梅》作评的张竹坡，亦是迷雾重重，我们学术研究的不足，于此可见一斑。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张竹坡与金瓶梅》，它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彻底廓清了蒙在张竹坡身上的一切迷雾。读了《张竹坡家世概述》、《张竹坡生平考略》、《张竹坡年表》等等之后，我不仅赞叹其内容详赡丰富，排列清晰明白，更为作者掌握的材料过硬，准确无误而折服。其中，尤以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中所载张道渊写的《仲兄竹坡传》一文价值最高。提到这篇传，不禁使我想起一件往事。

1984年岁末，美国普林斯敦大学浦安迪教授来华，要我陪他专程去徐州走访吴敢同志，并渴望亲眼看看新发现的张竹坡资料。火车到徐州已是傍晚，下车后未作小憩，趋车直奔吴敢同志的寓所，浦安迪先生访书时的急切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吴敢同志则热情接待，当即拿出了这部《张氏族谱》。浦安迪先生尚未翻阅，就向吴敢同志提问：“您能够证明这个张竹坡就是为《金瓶梅》作评的张竹坡吗？”吴敢同志随即翻出这篇《仲兄竹坡传》，从“兄读书一目能十数行下”开始，一直读到“四方名士之来白下者，日访兄以数十计”为止。浦安迪先生边听边看，不住点首称赞：“好，好，太好了！”晚上，我们回到南郊宾馆，浦安迪先生对我说：“我现在就给罗伊先生写信，仅此一篇传，我相信他会修改自己的观点的。”时光流逝，转眼两年过去了，这件小事我始终不能忘怀。

事后，我知道吴敢同志为获见这部《张氏族谱》，付出了

艰辛的劳动。他为了访求张氏家谱和家藏故集，到处奔波，走访了凡能查询到的每一个张氏家族的后人。他不畏寒暑，甚至风餐露宿，只要有一点蛛丝马迹，就穷追不舍，终于在张竹坡后人的房梁上，找到了这部已积土寸许的宝族谱。对于吴敢同志这股坚韧的治学精神，我同样是怀有敬意的。我常想：在当前《金瓶梅》研究争论时间最长、最激烈的作者问题上，设若有人具有吴敢同志的这种精神，多方觅求，矻矻追踪，抓住不放；拿出像吴敢同志这样的确凿材料，一经刊布，即可定讞，那么，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大概早就可以结束了。

任何一部小说的评点，都是评点者自己哲学思想、道德观念、审美意识、鉴赏情趣的自我表现，张竹坡亦不能例外。我们所以要认真考查张竹坡的生平、思想，目的正是为了深入地研究张竹坡小说理论批评的丰富内涵，总结出他的成就与不足。迄今所见前人之评《金瓶梅》者，仅三家，即李渔、张竹坡、文龙。张竹坡承上启下，处于关键之一环。他为《金瓶梅》所作的回评、眉评、旁评，连同附录在内，在三家中内容最为丰富，洋洋洒洒，十余万言，或阐发主旨，或臧否人物，或揭明史实，或分析章法，条分缕析，探幽抉微，其中不乏精辟之见，在小说理论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尤其在小说艺术手法的探索上，比之金圣叹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称《金瓶梅》是“一部世情书”，他的《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他的“泄愤说”，亦有其合理的内核，发人深思。鲁迅先生在提到张竹坡评本时，对其批评亦有所取。如果我们再联系张竹坡评《金瓶梅》时，年仅廿六岁，就更使人惊叹这位年青批评家的才华和胆识了。举例来说，尽管李渔当时的名气很大，又是竹坡之父执，张竹坡评本依据的文字，又恰是李渔的《新刻

绣像批评金瓶梅》，但是张竹坡并不依傍前贤，人云亦云，而是根据自己的艺术见解，独抒胸臆，在有些问题上，如对吴月娘这一艺术形象的评价，与李渔针锋相对，几成冰炭。读张竹坡的批评文字，总叫人感到，如一股虎虎有生气的热流，迎面扑来，不趋时俗，恣意奔放，无拘无束，坦诚率真，这可能与他的年青气盛有关。诗文年少，自不足为奇，青年写出有光彩的评论，亦有人在，俄国的杜勃洛留波夫比张竹坡还少一、二岁时，就写出了著名论文《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然而，年仅廿六岁，对一部长篇小说名著作出如此全面细致的分析，写下十余万字的理论批评文字，却仅见于张竹坡，而无先例。

肯定张竹坡小说理论批评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当忽略，传统小说评点派有一个通病，即主观武断，牵强附会，张竹坡亦在其列。首先，张竹坡一再声称，他评《金瓶梅》：“亦可算我今又经营一书”，“我自做我之《金瓶梅》”，因此，他的理论批评，带有浓厚的主观随意性，甚至曲解原意以符合自己的感受和“文心”，“苦孝说”、“寓意说”就是这一主观随意的产物；其次是片面，只说好，不说坏，《金瓶梅》不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存在着不可弥补的缺陷，张竹坡不分精芜，一概为之鼓吹，唱的全是赞美诗；再次，评点家以“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为宗旨，本没有错，但求之过深，则不免牵强附会，琐碎拘密。李渔在《闲情偶寄》里曾经这样批评金圣叹：“圣叹所评，其长在密，其短在拘；拘即密之已甚者，无一字一句，不通其源，求其命意之所在，是则密矣。”这个批评同样适用于张竹坡。吴敢同志的《张竹坡〈金瓶梅〉评点概论》在这些方面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不免觉得科学性不足。至于为《第一奇书》作序的谢颐究竟是谁？谁为《第一

奇书》初刻本谋以劖劖？在这些具体问题上，我与吴敢同志也有不同的看法。

吴敢同志在张竹坡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已为国内外研究《金瓶梅》的同行所公认，与吴敢同志同为乡梓的我，其欣慰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正当吴敢同志发奋把张竹坡研究再深入一步时，不想，他被任命担当徐州市文化局的领导工作，加之两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都在徐州召开，许多繁杂的组织工作落在他的肩上，不消说，占去了他很多宝贵的研究时间，我的忧虑心情，又油然而生，并与日俱增。反映到这本书里，就不难发现，对张竹坡平生的一些重要问题，研究得还觉不够，譬如，他廿岁以后的游迹，他的思想发展脉络，相对来说，写得就比较单薄了。要想弥补这个不足，就必须大量翻检康熙一朝的诗文别集、稗史、方志，还得天要花很大的气力。

1981年，赵景深先生在世时，曾嘱我写出一部像样的《张竹坡评传》出来；如今，赵老谢世已整整两年，他的殷切嘱告我没有完成，怅惘负疚之情，终日萦怀。看到吴敢同志研究张竹坡的成果之后，看来由他来当此大任是最合适不过的了。相信在不远的时日，定能看到吴敢同志的新著《张竹坡评传》问世，我热切地翘首以待。

刘 辉

一九八七年元月

于京郊思敏斋

目 录

张竹坡家世概述	1
张竹坡生平述略	13
张竹坡《十一草》考评	28
张竹坡著述交游三考	47
张竹坡扬州行谊考	55
张竹坡《金瓶梅》评点概论	61
张竹坡评本《金瓶梅》琐考	77
张翻与张竹坡	90
张道渊与两篇《仲兄竹坡传》	104
张竹坡年表	112
附录一 新发现的张竹坡著作	
《十一草》	123
《治道》	127
《乌思记》	129
附录二 新发现的张竹坡传记资料	
张道渊《仲兄竹坡传》	130
张竹坡小传	133

	其 他.....	134
附录三	张竹坡家世表.....	138
附录四	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目次.....	144
附录五	张竹坡家族诗抄	
	张垣《夷犹草》.....	146
	张铎《晏如草堂集》.....	159
	张翹《山水友》《惜春草》.....	162
	张道祥《宦游草》.....	168
	张道源《玉燕堂诗集》.....	173
	张彦琦《山居编年》《适意吟》《鸥闲舫草》 《章江随笔》《凌虹阁词集》.....	178
附录六	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	
	凡 例.....	188
	杂 录 小 引.....	188
	金瓶梅寓意说.....	189
	冷 热 金 针.....	194
	第一奇书非淫书论.....	195
	苦 孝 说.....	196
	竹 坡 闲 话.....	197
	金瓶梅读法.....	199
后 记	223

张竹坡家世概述

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之后，名闻遐迩。随着张评本《金瓶梅》的一版再版，竹坡其名代代相传。但是，近三百年来，人们对张竹坡其人的了解，依据刘廷玑《在园杂志》、张潮《友声》、《徐州诗征》、民国《铜山县志》等，仅仅知道竹坡是他的字^①，名为道深，徐州人，如此而已。民国二十四年张伯英编刊《徐州续诗征》时，徐东桥绘制了一个《张氏诗谱》，于道深名下注云：“翻子”。而翻及其兄胆、铎，并诸子侄，在《徐州府志》、《铜山县志》、《萧县志》上有传。至此，人们才算对张竹坡的家世有了一个简要的认识。但极为粗略，非惟府志、县志上的不少材料，因世系不明，无法统属；而且对于张竹坡的家庭经济，他在家族中的地位，他为什么评点《金瓶梅》，为什么在《金瓶梅》评论中提出“泄愤”说、“真假”论、“市井文字”说、“寓意说”、“苦孝说”等这些实质性的问题，仍然难以解答。

并且，随着近年来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深入研究，又有人对张竹坡的家世，提出一些别说。譬如，据王丽娜、杜维沫介绍，美国学人戴维特·罗伊认为：张竹坡约于一六五〇年生于彭城，杨复吉编辑的《昭代丛书别集》中收有张潮著《幽梦影》，书中有张竹坡的评语。评语提到清代歙县著名学者张潮

是他父亲的同父异母弟，因而他称张潮为叔。由此可知竹坡的原籍应是安徽歙县。竹坡的祖父张习孔是一六〇六年生，一六四九年中进士，张潮所编《檀几丛书》收有张习孔所作《家训》，其中提到张竹坡的祖母十分贤惠，她对妾生子张潮，就象对亲生子一样。②

而据《徐州续诗征》、民国《铜山县志》，张竹坡的祖籍是浙江绍兴，他的祖父是张垣。前者，依据是《幽梦影》中的一则批语，后者的依据是《张氏诗谱》上的一条夹注。两者究竟哪一个正确？是两个竹坡还是一个竹坡？两者虽然互相牴牾，却也难判是非。因为两者的根据都不充分，尽管《张氏诗谱》相比要可靠得多，也都不能确凿说明他们那个籍贯的张竹坡，就是评点《金瓶梅》的张竹坡。更有甚者，英国学人阿瑟·戴维·韦利根本否定张竹坡的存在，认为只是伪托的假名③。迄今为止，国内外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状况，大体如此。

笔者近来经过多方访求，获见《张氏族谱》四部、《曙三张公志》一册，不但证明了张竹坡的真实存在，更确切证明了竹坡的祖父是张垣，而不是张习孔。兹先将张竹坡家世概述如次。

《族谱·传述》引王凤辉《鉴远张公传》：“张公讳铭，号鉴远（按铭为竹坡堂叔，见附录三《张竹坡家世表》）。其远祖自于越之卧龙山，迁徐之崇庆乡，卜居河头。”《族谱·志铭》引庄楷《云溪张公墓志》：“公讳道源（按道源为竹坡从兄）……先世为浙中著姓，由绍迁徐。”《族谱·传述》引秦勇均《研山张公传》：“君讳道沂（按道沂为竹坡从弟）……先世自绍兴迁来。”《曙三张公志》：“祖合川公棋，迁自浙

绍，隐居徐城东南五十里吕梁之河头。”其他传述、志铭、赠言，亦众口一声，俱持此说。本来，民国《铜山县志》引冯煦《张卓堂墓志铭》就曾说过：“其先家浙之山阴。”当时孤独一证，有人不予承认。现在，《张氏族谱》载之凿凿，说明竹坡的祖籍确是浙江绍兴。姑退一步，即便竹坡祖籍绍兴这一问题，因为年代久远，漫不可详考，也从未有任何一则资料说张竹坡的祖籍是安徽歙县。

竹坡高祖名张棋，字合川，“天性浑穆，胸无城府，纯孝性成，居家动有礼法，子弟辈相见肃衣冠出……处族党亲里，至诚蒿惻，人弗忍欺”（《族谱·传述》录张胆《旧谱家传》）。张棋是据《张氏族谱》历历可知的彭城张氏的一世祖。竹坡家族此际尚未发家，但是家风孝友，已见端绪。

竹坡曾祖名张应科，字敬川，生于明嘉靖二十七年，卒于崇祯四年，享年八十四岁。“以省祭赴部选而不仕，事合川公以孝谨称，友于兄弟。慷慨侠烈，遇事明决，洞中机微，材干通达，器量弘伟……而忠诚笃厚，虽三尺之童，弗忍欺也……晚年……持斋守戒，每晨讽诵梵笈，寒暑无间……乡党俱称为善士云”（《旧谱家传》）。竹坡家族从应科开始才迁居郡城。应科没有入仕，奉守孝悌传统，以布衣终。

竹坡祖父名张垣，字明卿，号曙三，生于明万历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据《旧谱家传》、《曙三张公志》，张垣于崇祯末，感叹国事，酒后击剑，闻鸡起舞，遂弃文习武，中崇祯癸酉科武举。史可法驻守扬州，节制江北四镇，遣兴平伯高杰移镇开洛，进图中原。召垣授河南归德府管粮通判，参谋高杰军事。南明弘光元年正月十三日，睢州总兵许定国叛，诱杀高杰。垣与难，大骂不屈，壮烈殉国。张垣“生平性坦率旷达，

虽目破万卷，胸罗武库，而无机械诡譎之术。家贫无资，轻财仗义，有所得即散……族党间有大疑大狱吉凶诸事，往往排难解纷片语。然诺千里必赴”（《曙三张公志》录张胆《家乘记述》）。能诗，慷慨悲歌，轩爽夷犹。张垣为彭城张氏肇兴之祖，竹坡家族从此进入宦途，代不乏人，尤以顺康间为最盛。然而张垣既然殉职于明，易代之际，满人对其后裔似颇有猜惧。张氏入仕者俱有才干，素享政声，却没有一人能够做到封疆大吏。张胆以副总兵，两次会推总镇，均未获准。这一点对张竹坡本人虽无直接影响，但张胆及其同辈弟兄却大多厌畏于仕途，而逍遥于闾里。彭城张氏因此济济一堂，这对竹坡既有影响，又有约束。张垣临终，自觉于国无愧，但于族不安。

《族谱》雍正十一年八世冢孙张炯序：“别驾公于睢阳殉难之顷，独念家谱未修为遗憾焉。”张氏族人的家族观念根深蒂固，这一点，在竹坡一生中，都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竹坡的祖母刘氏，系张垣的原配，“为郡绅刘公潭女，夙娴家教”（《曙三张公志》引成克巩《睢阳别驾张二公元配刘夫人合葬墓志铭》）。《旧谱家传》：“先妣……归府君，家值中落，脱珥主中馈。事舅姑，虔恭斋肃，春秋奉蒸，尝蕝繁必躬。闾教端严，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咸以为母仪焉。字铎、翻一如己出。”与罗伊先生所论恰恰相反，竹坡的父亲是庶出。

竹坡的大伯父名张胆，字伯量。据《族谱·传述》录张胆《自述》、引王熙《骠骑将军张公传》、引范周《总戎伯亮张公传》，《曙三张公志》引十世孙张介《雨村公口述所见盱绅藏本记略》、引程南陂《张氏两世事略》、引张膺《家乘记述》九世孙张省斋增注，《族谱·志铭》引张玉书《伯量张公

墓志铭》等，张胆幼习制举业，文场弗售，转攻孙吴家言，与父垣同中崇禎癸酉科武举。史可法镇守淮扬，题授河南归德府城守参将。时父子文武一方，为世所重。父殉难后，清兵围归德，乃降。转随清军南下，攻维扬，取金陵，下浙闽，累功官至督标中军副将，加都督同知。顺治十一年，解甲归田，终老林下。张胆降清，虽出于欲报父仇，并保全归德百姓，毕竟是一种变节行为，在他一生中都是一种不可消除的难言隐衷。张胆乡居三十七年，直至竹坡二十一岁方去世。他捐粮赈灾，重修文庙，筑河造桥，建寺延僧，被公举为乡饮大贤，崇祀徐州乡贤祠。张胆虽然三摄兵权，两推大镇，一方面因为身仕两朝，名节有亏，于心不安；另一方面又因为父亲殉忠朱明，诚惶诚恐。所以他持家森严，生怕子侄辈戳出乱子，难以收拾。竹坡在张胆生前读书应举，孜孜不倦，显然受到这种威慑。

竹坡的二伯父张铎，字仲宣，号鹤亭，生于明崇禎十年。

《族谱·传述》录张道渊《奉政公家传》：“弱冠，以恩荫考除内翰。西清禁地，侍从趋跄，红本票拟，悉公手录……一时声誉藉甚皇都……补汉阳太守……当是时，亲王重镇，云集荆襄，耳公之才，莫不愿为一见。独是公廉介自持，刚厉不屈，与时相左，不能宛转叶贵人意，故被吏议。公恬然无愠色，笨车朴马，遣回故里，优游林下。”父亲就义时，铎方九龄，奉母两太夫人，跋涉数百里，扶柩归葬，极具胆识。《族谱·传述》录张道渊《仲兄竹坡传》：“兄体羸弱，青气恒形于面……伯父奉政公尝面谕曰：侄气色非正，恐不永年，当善自调摄……兄素善饮，且狂于酒，自是戒之。”如果说竹坡对大伯父是畏服的话，对这位伯父却是佩服。张铎能诗善书，被誉为张氏白眉。张铎卒于康熙三十三年，时竹坡二十五岁。

竹坡的从兄道祥，胆长子，与仲叔铎同庚，而长一日，初任内秘院中书，累官至湖北按察使。从兄道瑞，胆次子，生于明崇祯十三年，清康熙癸卯科武举，癸酉成进士，选侍禁庭，题为福山营游击将军。从兄道源，胆第三子，长竹坡六岁，官至江西驿盐道。

张氏家族此时武有张胆、张道瑞前后昭继，文有张铎、张道祥、张道源等一脉相承，经文纬武，可谓盛极。二十多岁的张竹坡，就生活在“一门群从，势位倾间”（《族谱·传述》引周钺《孝靖先生传》）的这个“簪纓世胄，钟鼎名家”（《族谱·崇祀》）之中。毫无疑问，这对张竹坡具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然而张竹坡一支却门庭清肃，在这个望族中，显得很不相称。

竹坡的父亲张翹，字季超，号雪客，崇祯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生。据《族谱·传述》引胡铨《司城张公传》，父亲殉难之时，张翹不满二岁，随母归里，长途惊恐，所以一生善病。及长，伯兄远镇天雄，仲兄入侍清班，乃独奉母家居，不欲宦达。其实，张翹是张氏家族中唯一怀有强烈的黍离之情的一个。其《初夏静夜玩月偶成》诗有句云：“拥石高歌舒啸傲，抛书起舞话兴亡。衔杯不与人同醉，独醒何妨三万场。”他的不愿入仕，除了家庭的原因之外，这应是最主要的根由。张翹能诗擅文，解律工画，在《族谱·藏稿》所录十二家诗集中，他的诗清新流丽，深得太白逸致，是最佳的一种。竹坡家学渊源，他二十四岁北进都门，夺魁长安诗社，并非侥幸取胜，是有着深厚的根基的。张翹一生啸傲林泉，留连山水，广结宾朋，约文会友。中州侯朝宗、北谿吴玉林、湖上李笠翁皆曾间关入社。竹坡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生活在如此诗酒自适、丝竹

怡情的气氛之中。在这种环境熏陶之下，他自幼英颖绝伦，“甫能言笑，即解调声，六岁辄赋小诗”（《仲兄竹坡传》）。

《族谱·赠言》引陆琬《山水友诗序》：“彭城季超张先生挟不世之才，负泉石之癖，多蓄异书古器，以啸傲自适。”张翻的志趣，与其伯兄张胆大不相同。竹坡在自己家中是比较自由的，他很早就阅读了《水浒传》、《金瓶梅》等稗史小说，并培养了对他们的浓厚的兴趣，和很高的鉴赏能力。张翻自己虽然缅怀故国，不屑仕进，却很希望自己的儿子，尤其是他最钟爱的竹坡，能够早成功名。《仲兄竹坡传》：“父欲兄早就科第”。可惜张翻亦其年不永，康熙二十三年，那时竹坡才十五岁，便因哭至友过恸而病卒。

竹坡的母亲沙氏，同郡“孀生沙日清女……赋性沉静，一生无疾言遽色。弱龄以孝女闻，于归以贤妇名，晚岁以仁母称”（《族谱·壶德》）。她与丈夫伉俪深情。张胆、张铎均置妾多人，惟有张翻一生不备侧室。她没有辜负丈夫的恩爱。丈夫谢世时，季子道引仅十一岁，还有两名幼女。子女们经过她的抚养教育，“男噪才名于弱冠，女解剖股于垂髫。”（同上）在那个封建社会中，她尽到了最大的责任。因此，她赢得了子女们的高度尊敬和孝顺。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竹坡以亲迎至宿迁，在寓所作了一篇《乌思记》，内中说：“……萱树远离……当风雨愁寂之时，对景永伤，不觉青衫泪湿。”《十一草·乙亥元夜戏作》：“堂上归来夜已午……且以平安娱老母。”

竹坡的胞兄道弘，字士毅，号秋山，长竹坡八岁。据《族谱·赠言》引葛继孔《张秋山画记》、《曙三张公志》等，他能诗，尤擅丹青，以没骨图名噪一时。以贡监援例上林苑署